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十九回 掛商標大人多賞賜 盈欲壑淫妓想歸旋

卻說寶玉蒙伍大人賞識，臨走的時候，暗贈一隻金鑲珠戒，方才上轎去了。寶玉送過眾客，回進房中，取出那只珠戒，在燈前細細觀看，見這粒珠子又圓又大，光華奪目，比自己手上的更勝□倍，足值六七百元之譜。寶玉歡喜無限，自然什襲珍藏，無煩細說。過了□天，正是懸牌開張之期，把這塊「姑蘇胡寶玉」特別金字商標披了紅綢，插了金花，高高掛在門前。僱了一班廣東清音，以便添些熱鬧。其餘各樣排場，均照從前在上海時彷彿。諒看官們閱過前集，都已知道，不須在下重複細表了。

當日寶玉起身之後，洗面梳頭，搽粉調脂，插花戴朵，換衣薰香，更仿廣東時下新妝，把臉兒拍得緋紅。說得好是海棠鬥豔，芍藥爭嬌；說得不好，比作獼猴的屁股，拍熟的肺頭，豈不難看嗎？幸而寶玉有七八分姿色，不肥不瘦，體態合宜，而且正值妙齡，未逾三□，故不論濃妝淡抹，皆令人見之銷魂。不然，把一個肥胖黑醜的婦人臉上塗滿了胭脂，如惠山的大阿福，紙馬上的神道，難道好稱得天姿國色嗎？只怕見之欲嘔，避之不暇了。即如寶玉久墮風塵，到後來年逾半百，憑你千般的修飾，萬樣的考究，頭髮花白了，用些煤灰可以塗得黑的；牙齒沒有了，用些金子可以鑲得上的；惟有一臉的皺紋，橫著許多篷腳索，七橫八豎，好似雞皮蚊腳，即使把厚粉塗滿，填平了皺痕，及至被風吹乾，連嘴都不敢牽一牽，笑都不敢笑一笑，倘稍不留神，臉上的粉就要一塊一塊的掉將下來，弄得斑斑剝剝，花花綠綠，已覺醜態百出，若再加上些胭脂，分明像個縊死鬼，大家要叫他老怪物了。胡寶玉到了這時候，引鏡自照，想起當年，渾同隔世，做了一場春夢，非但自己啞然失笑，抑且懊悔嫌遲了。雖說寶玉有「九尾狐」的媚術，究竟不是真狐，那裡有返老的奇方、駐顏的妙藥？然據在下論來，寶玉即是真狐幻化，若不在深山修煉，打坐內功，徒在紅塵中混跡，以採陽補陰之術，肆其淫欲，也難成金丹大道，證正果而列仙班，到得後來，仍遭雷擊之誅，化作南柯一夢。如此一論，則以寶玉比九尾狐，便覺名副其實，與尋常附會不同。此段是未來先說，只算得借題發揮。為欲世上妓女務宜及早從良，脫離苦海，切勿復差主見，再落煙花。當以胡寶玉為龜鑒，莫貪眼底繁華，致使老來窮苦，無靠無依，終身飄泊。到那時山窮水盡，有誰憐惜？言之可歎。在下這篇言語，雖屬嘮嘮叨叨，易令閱者取厭，然此書宗旨，實本於是，幸勿當作浮文，以老生常談笑之。但如今書中的胡寶玉，正當花開全盛之時，且撇去後日掃興的話兒，仍歸到現下在粵的本傳。

且說寶玉梳妝已畢，將近午牌，在樓上下看了一看，見一切排場均已佈置妥貼，深贊阿珠能幹。用過中飯，專候眾客駕臨。約摸到二點鐘，詹祖梅與尹選仁先至，俱坐在房中談笑。寶玉提起前晚之事，說那位伍大人果然闊手，與我初次會面，便送我一隻珠戒，至少也值五六百金，諒必這裡省城中，他可稱得首富了。祖梅道：「首富雖稱不得，卻也數一數二的了。況且他揮霍極豪，送你這件小東西還算不得數，只當他的見面錢。如果與他相處得久，你能拍上了馬屁，真正是大造化。不要說金珠首飾都肯相送，即是整千整萬的現銀子，也肯盡你使用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勿知奴命裡向阿有格種福氣？如果能夠實梗，終虧（讀區）得大少引薦仔落，勿然末倪落裡碰得著介？」祖梅聽了，面上大有得色，又道：「你一定有福氣的，他已□分看中你了。但他有些兒脾氣，性子極其驕傲。不論什麼事，別人都要順他，一毫也逆他不得的。他最恨撒嬌撒癡，你可不要忘懷了。我同他相識多年，深知他的性情，漫說是你們，即是我與選仁到他家裡走動，也須和顏悅色，將順他的毛。我們雖不做什麼蔑片，卻承他的情，待我兩人極厚。有時見我們銀錢周轉不靈，不等我們開口仰求，他就把三千五千借給我們。我們即不歸還，他也從不取討。你想這樣的氣量大不大嗎？故我關照你一聲，你能聽我說話，包你就大發財了。」

寶玉聽他一番言語，方知他們兩人也是伍家的蔑片。雖自己不認，在我面前裝身價，然說話之中早已露了馬腳，分明是門下幫閒，不是富貴人家子弟，枉勞我前番恭敬。但如今用得著他，又承他穿針引錢，□分關切，可稱得善拉皮條的客人。此刻告訴我許多話，大約要討謝儀之意。我且與他假作周旋，佯為交結，不要輕慢於他，致生阻力為是。故慇懃相謝道：「承蒙大少實梗關切，妨總勿忘記脫格。伍大人格搭還要大少吹噓吹噓末好。」祖梅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在我身上就是了。」選仁也道：「他最聽我們說話，只消攛掇幾句，不論什麼事情，他無有不依的。況他已心愛著你，前天贈你一隻珠戒，今日他來賀你懸牌，必定有重價的東西送你，算是他的禮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倪掛牌末，勿好算啥大事體。承俚肯擺四臺酒，裝裝倪格場面，倪已經快活煞哉，還要送啥格禮介？叫奴哪啻好受嘎？」選仁道：「懸牌就是一件事，論什麼大小？他送東西與你，你儘管照單全收。如果與他客氣，他倒要不歡喜，反說你不受抬舉呢。」

選仁尚未講完，忽被祖梅扯扯衣服，回轉頭來一看，見祖梅走至窗前，即忙過來動問。祖梅道：「今日寶玉懸牌，我們也該送個賀禮，擺擺架子，裝裝場面，倘然沒有，露出我們的窘態，豈不被他看輕了嗎？我本來沒有想到，此刻聽你講起，所以問問你，你到底怎樣呢？」選仁道：「送是該送，但不知你可曾帶得東西嗎？」祖梅道：「我只有一串茄楠香珠，連著翡翠的佛頭，也值一百塊錢，其餘卻沒有帶來呢。」選仁道：「雖不算闊，也可將就了。我單有一隻打黃金錶，價錢同你差不多。我交與你，你一並送給他罷。」說著，即在身邊掏出，交與祖梅。祖梅接在手中，復從自己臂上取下那串香珠，方走到寶玉跟前，雙手奉上道：「這兩件小東西是我同選仁送與你的，請你收了，不要見笑。」寶玉急忙辭謝道：「奴煩勞仔兩位大少，一點謝儀才送，已經過意勿起格哉，故歇還要費大少送物事，格是斷斷勿敢受格。」祖梅、選仁一齊說道：「你若不受，想是嫌輕，瞧不起我們了。不然，你既受伍大人的東西，受不得我們的嗎？」寶玉聽他們這樣一說，只得雙手接受，謝了幾聲，把香珠、金錶藏好，請二人在榻上用煙。寶玉親手裝了兩筒，忽問起：「前天那位區老爺叫什麼名字？諒必也是一位富翁。」選仁道：「他的號叫德雷，也做善堂董事的。捐了一個同知職銜，兼作那蘭姓生意，家財也有六七□萬，與伍大人最要好，時常在一處的，今天定是回來。」

正當說著，忽聽樓下連聲高喊「客來」，把選仁說話打斷。寶玉即忙抽身出外迎接，祖梅、選仁亦然跟了出去。見伍大人在前，同著區老爺等眾客，一共六位，都上樓頭。寶玉先叫應一聲「大人」，又與眾客招呼。祖梅、選仁也上前晉接。謙遜入房，彼此坐定。寶玉不慌不忙，周旋應對，無不合宜，令人個個歡喜，愛他柔媚的工夫。此時伍大人更是得意，自以為賞識非虛，獨垂青眼，故拉著寶玉的手問長問短；講了一回，然後向祖梅、選仁問道：「二位想是來久了？」祖梅先答道：「我同選仁兄也是才到。本擬造府，因恐駕已早出，所以先在此恭候呢。」旁邊德雷接口道：「你們且慢客套，耽誤了時候，減去了興致，與其閒坐著講話，不如敘一局打天九罷。朝翁，你也高興嗎？」朝芬道：「好是狠好，只不知寶玉這裡，打天九的牌有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阿呀，格種牌倒無不。」祖梅道：「陳家船上有的，你差人去拿一拿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劃一劃一。阿珠快點叫相幫去拿，就去就來。」阿珠答應，自去交代，不須細表。

仍說朝芬等候他們去取牌，橫在榻上吃煙，忽然想起身邊的東西，即喚寶玉過來，取出一隻小錦匣，遞與寶玉，說道：「你今天懸牌，沒有什麼送你，這對翡翠鐲兒，你拿去戴戴罷。」寶玉已知他的脾氣，連聲道謝，並不推辭。接過那只錦匣，開出來一看，真好一對全翠鐲子，宛似一汪綠水，毫無半點瑕疵。寶玉愛不釋手，遂把鐲子戴上，重又謝道：「蒙大人實梗賞賜，奴辭末勿敢辭，不過叫奴哪啻格補報嘎？」朝芬道：「這樣的鐲兒，我家裡還有幾副，你拿一副戴戴，希什麼罕，何用說這『補報』兩字呢？」此時伍大人把鐲子一送，區老爺也送了一隻鑽戒。

寶玉正當謝之不盡，瞥見一個相幫掀簾而進，手中拿著一隻紅木匣子，知是打天九的牌取到，即忙走將過去，看了一看，見牌與籌碼一並在內，便同阿珠撮好檯子，掇好凳子，放好茶几，倒好牙牌，又親手派好碼子，方請伍大人等入局。大人便與區老爺以及兩位客人坐下，就此把天九打將起來。祖梅、選仁因他們輸贏太大，只得立在旁邊，作壁上之觀。寶玉也坐在大人背後，雖然沒有弄過，卻看他們打了兩圈，早已懂得。其時朝芬忽想著請客，回頭問寶玉道：「這天九你可會碰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看仔幾副，倒有點懂哉。」朝芬道：「你既然懂得，代我打三四副，我要寫幾張請客的字條，你可肯嗎？」寶玉道：「造屋請仔箍桶匠，輪仔怪

奴介！」朝芬道：「輸了不要緊，決不怪你的，你放心代碰就是了。如有些兒不懂，你叫祖梅看看好不好？」說罷，立將起來，讓寶玉坐下代碰；又吩咐阿珠取過文房，登時寫好了□餘張請客票，交與阿珠拿去。然後回身來看寶玉，以為寶玉必輸，那知他手氣甚好，賭神收徒弟，翻贏了許多籌碼。德雷喚朝芬道：「朝翁你來自己碰罷，不然，我們輸了也不願的。」寶玉趁勢立起，笑道：「阿叔張奴會贏格，大人，停歇要拆點撥奴格。」朝芬點頭道：「曉得曉得，一定有的。」就此坐了下來，德雷又向寶玉道：「我也要寫請客票，你肯代我幾副嗎？」寶玉只好應允，及至德雷寫畢字條，自己坐下，也贏了幾兩碼子。德雷笑道：「誰知我們老碰手，翻不及他新學會的。以後我們只好棄行（讀杭）了。」眾人聽說，也都贊寶玉聰明伶俐，朝芬更是誇不絕口。

話休煩絮。這洞天九，直打到八點多鐘方才結帳歇手，朝芬與德雷贏的。祖梅道：「朝翁今天大贏，應該謝謝寶玉呢。」朝芬道：「該謝該謝，就是德兄也當謝他。你道對嗎？」於是朝芬、德雷各在贏帳中折出兩份送與寶玉。寶玉正當稱謝，聞樓下高喊「客來」，即見方才所請的客人陸續而至。寶玉周旋其間，狠是忙碌。招呼方畢，接連又有客到。雖有朝芬、德雷兩位主人與眾客相敘寒暄，寶玉終須上前酬酢，問問各人的尊姓。忙到將近九下鐘，朝芬見客來齊，即便吩咐擺席。一時大姐、娘姨、相幫等輩，各聽寶玉指點：先在房中擺了兩桌，又在中間對面房內各設了兩席。不消片刻，都已擺設整齊，即向兩位主人請示。今晚朝芬四臺，占了正房中間；德雷兩臺，只好在對面房內。幸而都是至交，並不爭競。兩主人各請眾客人席。朝芬在正房中相陪，中間兩桌托選仁代作主人，德雷自然在對面房裡陪客，不須細說。惟寶玉往來三處敬酒，篩過了一巡，先在朝芬背後坐定，度曲侑觴。他處命阿珠等照料。此際樓上三間一共六席酒筵，熱鬧異常。兩邊主人又發起叫局，眾客個個樂從，各寫局票，足有三□餘張，花船中的妓女□居八九。一總拿下樓去，立命驚腿等分送。好得都在大沙頭一帶，相離不遠，無須尋覓，叫之甚易，所以不到兩刻工夫，三□幾個妓女先後均至寶玉家中，這個是正房裡的，那個是對面房中的，還有幾個是中間的，各歸眾客自認，霎時把三間樓面擠得滿滿。笙歌疊奏，弦索齊調，和著那三處的豁拳聲、樓下天井內的廣東堂唱聲，鬧成一片，可稱極一時之盛。然前集寶玉在三馬路懸牌與此大同小異，故在下不再絮贅，草草表過就算交代了。

且說寶玉在朝芬背後坐了一回，又至德雷處略坐片刻，中間也不免稍稍勾留。這個時候可惜沒有孫行者的分身法，拔下幾根毫毛，變成三個寶玉，分作三處陪客，所以往來酬酢並無片刻空閒。直等到眾妓散去，中間兩桌上的客人先行撤席辭歸，只有選仁未去，還到朝芬席上豁拳轟飲，以博朝芬之歡。德雷那邊一班客人也因時候不早，均向主人告別。德雷餘興未盡，亦然搬了過去，與朝芬賭酒猜枚。好得朝芬這裡，客人也走了幾位，單剩朝芬、德雷、祖梅、選仁等寶主六位聚在一處暢飲，寶玉方與眾人說說笑笑，在旁不住的篩酒，獻盡慇懃，極盡媚態，使朝芬等樂而忘返，不覺報時鐘已敲兩下。

朝芬飲酒過多，醺醺大醉，已是語言蹇澀，兩眼朦朧，身子難以起立。德雷等眾人雖已半酣，卻還清醒，見朝芬醉得如此，便起身向他告辭。朝芬閉著眼睛，糊裡糊塗的說道：「時尚早哩，我們再豁三個搶三罷。」說完，便呼呼的打起昏來。德雷等只得向寶玉說道：「大人已經睡熟，快扶著他到牀上去罷！我們因時不早，急欲要回去了。」寶玉挽留道：「夜深哉，各位大少篤勿嫌醜，阿要住勒裡仔罷？橫勢問搭房間多呀。」德雷同那兩個客人執意要走，寶玉也不再阻，只得說幾聲「對勿住」，送至樓梯跟首，由他三人乘軒而去，不提。

其時祖梅、選仁因是步行來的，故此答應住下。寶玉一面喚阿珠等攙扶朝芬上牀，一面命娘姨在對房打掃牀帳，好讓祖梅、選仁安置。祖梅也有六七分醉意，覺得頭疼腦脹，即拉著選仁去睡了。寶玉見他們都已安寢，自己也卸了妝，剛要上牀，朝芬睡夢中忽打了幾個噁心，曉得他要嘔吐了，忙同阿珠將他扶起。果然嘔了一陣，雖未沾污了被褥，但這股氣味實是難聞。朝芬吐過之後，略略清醒，口中只喊要吃茶。阿珠倒了一杯，寶玉接在手中，把茶湊到他嘴邊。朝芬一吸而盡，連說「爽快」。又吃了一杯，方復倒頭睡著。寶玉親手將被與他蓋好，覺得自己忙了一天，也甚疲倦，便打發阿珠去睡了，即在朝芬腳後橫下，避他的酒氣薰蒸，拉一條錦被蓋了，一合眼便睡著。

直困到日上紗窗，鐘鳴九下。翻是朝芬先醒，宿醒已解，見寶玉睡在外牀腳後，怕他受寒，即將寶玉喚醒，拉過來並頭而睡。枕上喁喁私語，說起昨夜的光景，朝芬甚是抱歉。兩人交頸，又略睡了一回；聽得祖梅、選仁已經起身，也就披衣著履，雙雙下牀。梳洗已畢，用過了一盞參湯，朝芬就橫到榻上吃了幾筒煙，過足了癮，方請祖梅、選仁進房敘談。祖梅道：「今晚我同選仁借陳家船上擺酒，我們吃過中飯，早些與寶玉下船，開出去看看景致。頑到三四點鐘，然後回轉碼頭停泊，等候德雷與一眾客人來，豈不有趣嗎？」朝芬道：「狠好狠好，諒寶玉也高興的。」寶玉接嘴道：「叫奴去白相，阿有啥勿高興格？」

於是用過午膳，四人乘轎，帶了阿珠，下落舟船。陳家老鴉領著四個粉頭迎接進艙，獻茶、裝煙、送檳榔，分外慇懃。朝芬即吩咐開船，立刻解纜撐篙，櫓聲乃，蕩入波心。朝芬拉著寶玉立在船頭，眺望水天風景，果然開拓心胸。看夠多時，方令水手返棹。往還□餘里，轉瞬間仍返碼頭，已是三點多鐘了。卻巧德雷同著幾個客人下船，一見朝芬，便問昨夜大醉情形。朝芬略述幾句，彼此大笑。寶玉請眾客進艙，坐談片刻。德雷又高興打牌，四人聚了一桌，弄到上燈過後方才停止。

今晚祖梅、選仁合做主人，便命安排酒席。計共寶主六位，淺斟低酌，別饒清興。因有寶玉與珠娘、玉兒、媚卿、巧姐等各校書左右相陪，無須另行叫局。小紅低唱，大白狂呼；推篷窗以頑月，坐綺席以飛花；依稀赤壁重遊，彷彿青樓一夢。潯陽江上，無此風情；淮水河邊，同其樂趣。斯時朝芬等六人一個個玉山頹倒，至醉方休。早已是鄰舟人靜，夜色將闌。德雷與二客先歸，不須細表。單說朝芬同祖梅、選仁也各上岸，仍隨著寶玉回去，與昨宵情景相同，怒不復贅。

自此之後，朝芬貪戀寶玉，常常住宿。揮金如土，盡著寶玉使用，又替他購辦了許多木器。一連有半載光景，已在寶玉身上費去了一萬有奇。且這數月之中，還有別的富商大賈、貴家公子，莫不慕名而來；有的報效他和酒，有的奉贈他東西，無非是金珠首飾，錦繡衣裳，投入他銷金之窟。所以寶玉心滿意足，欲壑已盈。但有一件事不能如意，未免有些缺憾，為因此間多少客人，並無一個可意人兒。雖如朝芬等輩與他雙宿雙飛，然究竟都是老官，只知自己稱心，怎肯鞠躬盡瘁通宵達旦的鏖戰？故爾寶玉終難合式。在初來的時節，一心只想發財；及至財也有了，又動了淫欲的念頭，想著上海的一班相識，便起了思歸之意。正是：

方當飽暖思淫日，怎顧收成結果時？

欲知寶玉回申情形，下回便見分曉。